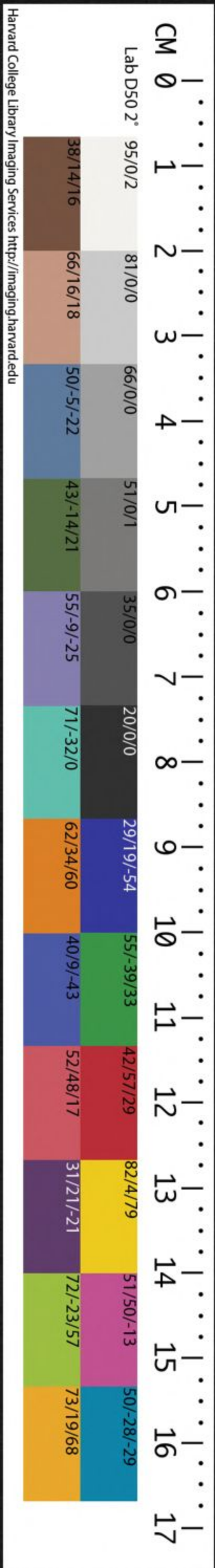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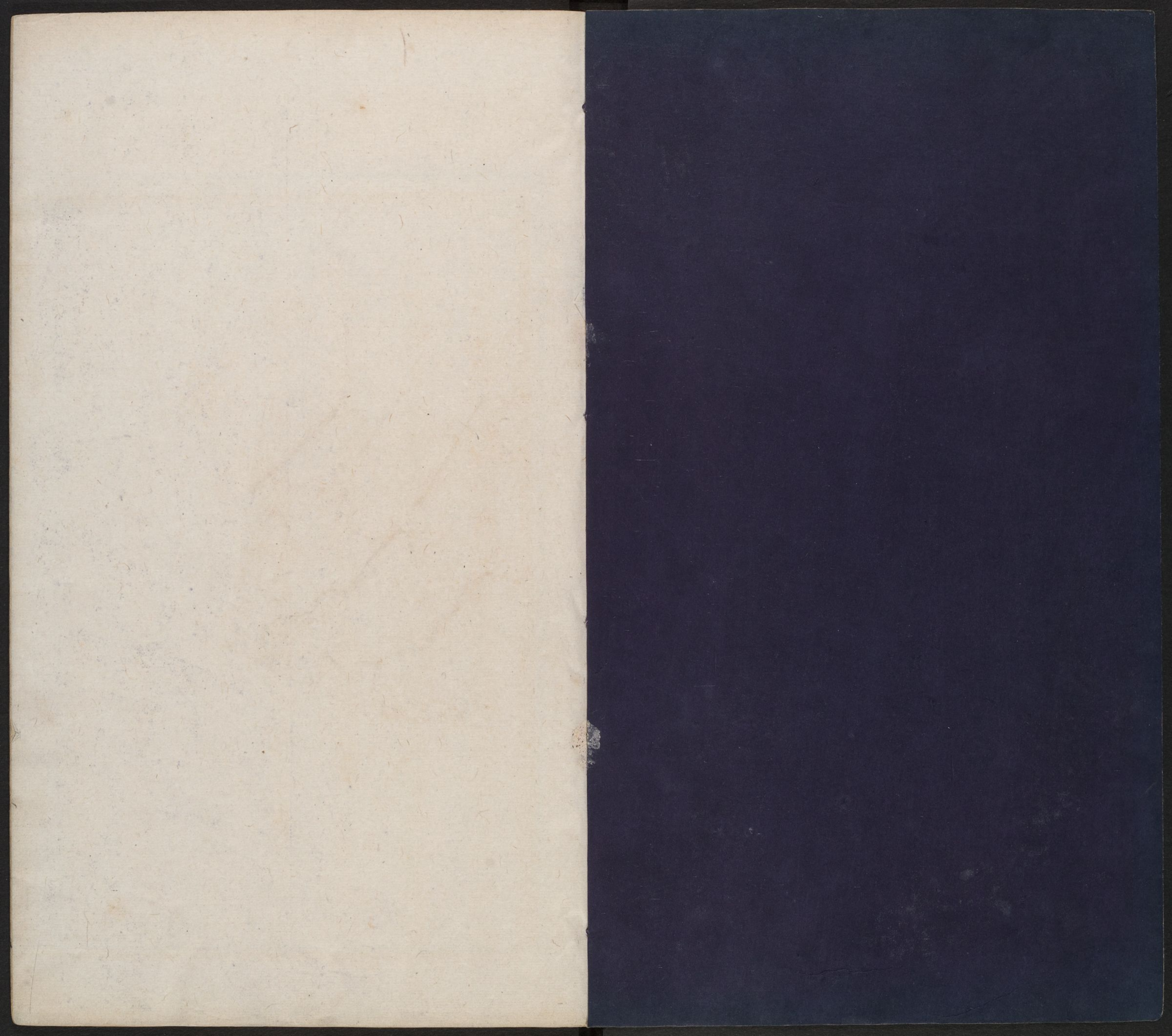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6 1964

T 2560 / 79546





魏志卷二十八

晉書

宋太

下交

邵文

王凌字彥雲

將李德昂兄弟為身報仇入長安殺仇人並言其家及

兄凌時年皆以論城隍亡命歸鄉里凌妻李氏

于凌時年皆以論城隍亡命歸鄉里凌妻李氏

于凌時年皆以論城隍亡命歸鄉里凌妻李氏

魏志卷二十八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 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 聞喜裴松之注

王凌命狐愚 毋丘儉 諸葛誕唐咨

鄧艾州泰 鍾會王弼

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為漢司徒誅董卓卓

將李傕郭汜等為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凌及

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凌舉孝廉為發

干長魏畧曰凌為長遇事髡刑五歲當道掃除時太祖

也所坐亦公耳於是稍遷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

辟爲丞相掾屬文帝踐阼拜散騎常侍出爲兗州刺史
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
漂至北岸凌與諸將逆擊捕斬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宜
成亭侯加建武將軍轉在青州是時海濱乘喪亂之後
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
不容於口後從曹休征吳與賊遇於夾石休軍失利凌
力戰決圍休得免難仍徙爲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
歡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
義甚美初凌與司馬郎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跡
正始初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

將全琮數萬衆寇芍陂凌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力戰
連日賊退走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
軍儀同三司是時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
屯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爲司空司馬
宣王旣誅曹爽進凌爲太尉假節鉞凌愚密協計謂齊
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元
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凌又遣舍
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大事勿爲禍先

漢晉春秋

曰凌愚謀以帝幼制於疆臣不堪爲主楚王彪長而才
欲迎立之以興曹氏凌使人告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
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
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

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
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
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
勝已脩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惡者
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
要未易亡也凌不從臣松之以爲如此言之類皆前史
所不載而獨出習氏且制言法體其十一月愚復遣式
詣彪未還會愚病死魏書曰愚字公治本名浚黃初中
爲和戎護軍烏丸校尉田豫討胡
有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帝怒械繫愚免官治罪詔
曰浚何愚遂以名之正始中爲曹爽長史後出爲兗州
刺史魏畧曰愚聞楚王彪有智勇初東郡有謠言云白
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嗚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
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謠言白馬素羈西南馳
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凌陰謀立
楚王乃先使人通意於王言使君謝王天下事不可二
知願王自愛彪亦陰知其意答言謝使君知厚意也二
年熒惑守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魏畧曰凌
聞東平民

浩詳知星呼問詳詳疑凌有所挾欲悅其意不言吳當
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也今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
凌計遂定三年春吳賊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

討賊詔報不聽凌陰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

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太傅司馬宣王宣王將

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將尚書廣東使爲

書喻凌大軍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

迎宣王遣掾王彧謝罪還印綬節鉞軍到丘頭凌面縛

水次宣王承詔遣主簿解縛反服見凌慰勞之還印綬

節鉞遣步騎六百人送還京都凌至項飲藥死魏畧載
凌與太

傅書曰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命窮盡遲於相
見身首分離不以爲恨前後遣使有書未得還報企踵

八十老公尚復何求水側
之呼故是肝萬語堪愧死
賈充革

西望無物以譬昨遣書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丘頭旦
發於浦口奉被露布赦書又得二十三日况累紙誨示
聞命驚愕五內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處僕久忝朝恩
歷試無效統御戎馬董齊東夏事有闕廢中心犯義罪
在三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覆地載橫蒙
視息復覩日月亡甥令狐愚攜惑羣小之言僕即時呵
抑使不得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鑒夫非事無陰卒
至發露知此梟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又
重曰身陷刑罪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太傅使
書自縛歸命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太傅使
人解其縛太傅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
趣太傅乃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
而乃引軍來乎太傅曰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凌曰
卿負我太傅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使人送來西凌
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到項
夜呼椽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邪遂自殺于寶
晉紀曰凌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凌呼曰賈梁道王凌
固忠於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之其年宣王遂至壽
八月太傅有疾夢凌達為厲甚惡之遂薨

春張式等皆自首乃窮治其事彪賜死諸相連者悉夷

三族

魏畧載山陽單固字恭夏為人器實正始中充
州刺史令狐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欲以為別駕

固不樂為州吏辭以疾愚禮意愈厚固不欲應固母夏
侯氏謂固曰使君與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固當
仕進自可往耳固不獲已遂往與兼治中從事楊康並
為愚腹心後愚與王凌通謀康固皆知其計會愚病康
應司徒召詣洛陽固亦以疾解祿康在京師露其事太
傅乃東取王凌到壽春固見太傅太傅問曰卿知其事
為邪固對不知太傅曰且置近事問卿令狐及乎固又
曰無而揚康白事與固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
尉考實數十固故云無有太傅錄楊康與固對相詰固
辭窮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邪
辭定事上須報廷尉以舊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固
見其母不仰視其母知其慙也字謂之曰恭夏汝本自
不欲應州郡也我強故耳汝為人吏自當爾耳此自門
戶衰我無恨也汝本意與我語固終不仰又不語以至
於死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亦
并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

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朝議咸以為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

生皆加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策凌愚罪宜如舊典乃

發凌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親

土埋之。千寶晉紀曰兗州武吏東平馬隆託為愚家客以私財更殯葬行服三年種植松栢一州之士

魏進弘華爵為鄉侯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十餘魏氏

春秋曰廣字公淵弟飛梟金虎並才武過人太傅嘗從

容問蔣濟濟曰凌文武俱贍當今無雙廣等志力有美

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魏末

傳曰凌少子字明山最知名善書多技藝人得其書皆

以為法走向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

叩舉弓射之即倒追人乃止不復進明山投親家食親

家告吏乃就執之

母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為武威太

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張進

及討叛胡有功封高陽鄉侯魏名臣奏載雍州刺史張

久武威當諸郡路通喉轄之要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

領太守毋丘興到官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為

官效用黃華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右興志氣忠烈臨

難不顧為將校民夷陳說禍福言則涕泣於時男女萬

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踰脅張掖

濟拔領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張睦張掖番和驪軒二縣

吏民及郡雜胡棄惡詣興興皆安郵使盡力田興每所

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吏殿下即位留心萬幾苟有毫

毛之善必有賞錄臣入為將作大匠儉襲父爵為平原

侯文學明帝即位為尚書郎遷羽林監以東宮之舊甚

見親待出為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

臣愚以為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

賊不滅。士民饑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荊州刺史。青龍中。帝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爲幽州刺史。加度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衆王護留等。昔隨袁尚奔遼東者。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爲侯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明年帝遣太尉司馬宣王統中軍及儉等衆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食邑三千九百戶。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句

錢云梁字不當有渴音
疑誤

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

梁音渴

宮連破走。儉遂束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

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

臣松之按東夷傳沛者句驪國

之官名

宮不從其言。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

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

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六年復征

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

世語曰。頎字孔碩。東萊人。

晉永嘉中大賊王彌。頎之孫。

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

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

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溉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

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爲鎮南將軍諸葛誕
戰於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爲鎮南都督豫州儉
爲鎮東都督揚州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文
欽禦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初儉與夏
侯玄李豐等厚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
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好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
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欽亦感戴投心無
貳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
之分儉欽喜以爲己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
景王移諸郡國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

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爲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爲盟分老
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

外爲游兵

儉欽等表曰故相國懿匡輔魏室歷事忠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託之任懿戮力盡節

以寧華夏又以齊王聰明無有穢德乃心勤盡忠以輔上天下賴之懿欲討滅二虜以安宇內始分軍糧克時

同舉未成而薨齊王以懿有輔已大功故遂使師承統懿業委以大事而師以盛年在職無疾託病坐擁疆兵

無有臣禮朝臣非之義士譏之天下所聞其罪一也懿造計取賊多春軍糧克期有日師爲大臣當除國難又

爲人子當卒父業哀聲未絕而便罷息爲臣不忠爲子不孝其罪二也賊退過東關坐自起衆三征同進喪衆

敗績歷年軍實一旦而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傷流離其罪三也賊舉國悉衆號五十萬來向壽春圖詣洛

陽會太尉孚與臣等建計乃杜塞要險不與爭鋒還固新城淮南將士衝鋒履刃晝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塗

地自魏有軍已來爲難苦甚莫過於此而師遂意自由不論封賞權勢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也故中書令李

豐等以師無人臣節欲議退之師知而請豐其夕拉殺載尸埋棺豐等為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名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歎說齊王自堪人主君臣之義定奉事以來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妄出師自知姦慝人神所不佑矯廢君主加之以罪孚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羣臣皆怒而師懷忍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光祿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彊催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反以歡喜其罪七也陛下踐阼聰明神武事經聖心欲從省約天下聞之莫不歡慶而師不自改悔脩復臣禮而方徵兵募士毀壞宮內列侯自衛陛下即阼初不朝覲陛下欲臨幸師舍以省其疾復拒不通不奉法度其罪八也近者領軍許允當為鎮北以厨錢給賜而師舉奏加辟雖云流徙朝闕廢多選精兵以自營衛五營領兵闕而不補多載器仗充聚本營天下所聞人懷憤怨譎言盈路以疑海內其罪十也多休守兵以占高第以空虛四表欲擅彊勢以逞姦心募取屯田加其復賞阻兵安忍壞亂舊法合聚諸藩王公以著艱欲悉誅之一旦舉事廢主天不

長惡使目腫不成其罪十一也臣等先人皆隨從太祖武皇帝征討凶暴獲成大功與高祖文皇帝即受漢禪開國承家猶堯舜相傳也臣與安豐護軍鄭翼廬江護軍呂宣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王休等議各以累世受恩千載風塵思盡軀命以完全社稷安主為效斯義苟立雖焚妻子吞炭漆身死而不恨也按師之罪宜加大辟以彰姦慝春秋之義一世為善十世宥之懿有大功海內所書依古典議廢師以侯就第弟昭忠肅寬明樂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誠為國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師輔導聖躬太尉孚忠孝小心所宜親寵授以保傅護軍散騎常侍望忠公親事當官稱能奉迎乘輿有宿衛之功可為中領軍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石碯戮子季友鳩兄上為國計下全宗族殛繇用禹聖人明典古今所稱乞陛下下下臣等所奏朝堂博議臣言當道使師遜位避賢者罷兵去備如三皇舊法則天下協同若師負勢恃眾不自退者臣等率將所領晝夜兼行惟命是授臣等今日所奏惟欲使大魏永存使陛下得行君意遠絕亡之禍百姓安全六合一體使忠臣義士不愧於三皇五帝耳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事移三征及州郡國典農

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動謹具以狀聞惟陛下愛養精神明慮危害以寧海內師專權用勢賞罰自由聞臣等舉衆必下詔禁絕關津使驛書不通擅復徵調有所收捕此乃師詔非陛下詔書在所皆不得復承用臣等道遠懼文書不得皆通輒臨時大將軍統中外軍討之賞罰以便宜從事須定集上也

大將軍統中外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於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大將軍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儉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大將軍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大將軍尋自

洙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乃

引還

魏氏春秋曰欽中子俶小字鴛年尚幼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

夾攻軍俶率壯士先至大呼大將軍軍中震擾欽後期不應會明俶退欽亦引還魏末傳曰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侍在帝側大將軍將俱行大目知大將軍一目已突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為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目昔為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大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胄追文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曹氏安謬言君侯何若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佑汝乃張弓傳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

大將軍縱驍騎追擊大破之欽遁走

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衆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

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傳首京都屬封侯秀重走入
吳將士諸為儉欽所迫脅者悉歸降欽與郭淮書曰大將軍昭伯與太傅

伯俱受顧命登牀把臂託付天下此遠近所知後以勢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後可為痛心奈何奈

何公侯恃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毒痛有不可堪也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事

竟不就復受誅夷害及楚王想甚追恨太傅既亡然其子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主殺后殘戮忠

良包藏禍心遂至篡弒此可忍也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事君有節忠憤內發忘寢與食無所吝顧也會母

丘子邦自與父書騰說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東問影響相應聞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

不顧妻孥之痛即與母丘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京師欲扶持王室掃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魯望

高子不足喻急夫當仁不讓況救君之難度道遠艱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勢同禍痛已連非言飾所知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恥公侯所賤賈

豎所不忍為也況當塗之士邪軍屯住項小人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就於樂嘉城討師師之徒眾尋時崩潰

其所斬截不復訾原但當長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毋丘不復詳之更謂小人為誤諸軍便爾瓦解毋丘還

走追尋釋解無所及小人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毋丘進兵討之即時克破所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

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還據壽春壽春復走狼狽躡閱無復他計惟當歸命大吳借兵乞食繼踵伍員耳不若僕

隸如何快心復君之讐永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佑念也想公侯不使程嬰杵臼擅名於前代而使

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今大吳敦崇大義深見愍悼然僕於國大分連接遠同一勢日欲俱舉分分中國不願

偏取以為已有公侯必欲共忍師胸懷宜廣大勢恐秦川之卒不可孤舉今者之計宜屈己伸人託命歸漢東

西俱舉爾乃可克定師黨耳深思鄙言若愚計可從宜使漢軍克制期要使六合校考與周召同封以託付兒

孫此亦非小事也大丈夫寧處其落落是以遠呈忠心時望嘉應時郭淮已卒欽未知故有此書世語曰毋丘

儉之誅黨與七百餘人傳侍御史杜友治獄惟舉首事十人餘皆奏散友字季子東郡人仕晉冀州刺史河南

尹子默字世立
歷吏部郎衛尉

儉子甸為治書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

發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上別攻下之夷儉三族

世語曰甸字子邦有名京邑齊王之廢也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大將軍惡其為人及儉起兵問屈頤所在云不來無能為也儉初起兵遣子宗四人入吳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還中國宗字子仁有儉風至零陵太守宗子奧巴東監軍益州刺史習鑿齒曰母丘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為此役君子謂母丘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為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母丘儉可謂能不愧也

欽亡
入吳吳以欽為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

吳表曰稟命不幸常隸魏國兩絕於天雖側伏隅都自知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辛癸高莽惡不足喻欽累世受魏恩烏鳥之情竊懷憤踊在三之義期於弊仆前與母丘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掃除凶

孽誠臣悽悽愚管所執智慮淺薄微節不騁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俛仰靡所自厝冒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天威得展萬一僵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歸命聖化慙偷苟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惶惑伏須罪誅魏書曰欽字仲若譙郡人父稷建安中為騎將有勇力欽少以名將子材武見稱魏諷反欽坐與諷辭語相連及下獄掠笞數百當死太祖以稷故赦之太和為五營校督出為牙門將欽性剛暴無禮所在倨傲陵上不奉官法輒見奏遣明帝抑之後復以為淮南牙門將轉為廬江太守鷹揚將軍王浚奏欽貪殘不宜撫邊求免官治罪由是徵欽還曹爽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洽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好自矜伐以壯勇高人頗得虛名於三軍曹爽誅後進欽為前將軍以安其心後代諸葛誕為揚州刺史自曹爽之誅欽常內懼與諸葛誕相惡無所與謀會誕去兵母丘儉往乃陰其結謀戰敗走晝夜間行追者不及遂得入吳孫峻厚待之欽雖在他國不能屈節下人自呂據朱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惟峻常左右之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尚書郎

為滎陽令魏氏春秋曰誕為郎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

救杜侯誕飄于岸絕而後蘇入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

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僚

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

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脩浮華合

虛譽漸不可長明帝惡之免誕官世語曰是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

尚書諸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題表以玄疇四人為四聰誕備八人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孫資子密吏部尚

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此以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構長浮華皆免官廢錮會帝崩

正始初玄等並任職復以誕為御史中丞尚書出為揚

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凌之陰謀也太傅司馬宣王潛

軍東伐以誕為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

陽亭侯諸葛恪興東關遣誕督諸軍討之與戰不利還

徙為鎮南將軍後母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

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大將軍司馬

景王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

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

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久在淮南乃復

以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峻呂

據留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帥眾將欽徑至壽春

儉誕俱與夏侯輩相首尾其舉事非為公家第誕既有異志何不協勢母丘似為後機

時誕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遣擊之
斬贊傳首收其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爲
征東大將軍誕既與玄颺等至親又王凌母丘儉累見
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衆心厚養親附及揚
州輕俠者數千人爲死士魏書曰誕賞賜過度有犯死罪者虧制以活之甘露
元年冬吳賊欲向徐榻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
請十萬衆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
南朝廷微知誕有自疑心以誕舊臣欲入度之二年五
月徵爲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反召會諸將自出攻揚
州刺史樂綝殺之世語曰司馬文王既秉朝政長史賈充以爲宜遣參佐慰勞四征於是遣

不愧家門

表誇功非錯的是後人增飾

充至壽春充還啓文王誕再在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
今徵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遲禍大乃以爲司空書
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爲司空不遣使者
健步齋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爲乃將左右數百
人至揚州揚州人欲閉門誕叱曰卿非我故吏邪徑入
綝逃上樓就斬之魏末傳曰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
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爲云何
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
室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
誕既被徵請諸牙門置酒飲宴呼牙門徒兵皆賜酒令
醉謂衆人曰前作千人鎧仗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洛
不復得用欲覲出將見人遊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止乃
嚴鼓將士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歷南門宣言
曰當還洛邑暫出遊戲揚州何爲閉門見備前至東門
東門復閉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放火焚其
府庫遂殺綝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揚州刺史
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
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忿綝不忠輒將步騎
七百人臣以今月六日計綝即日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
聖朝明臣臣卽魏臣不明臣臣卽吳臣不勝發憤有日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二十一

十一

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臣松之以為魏末傳所言率皆鄙陋疑誕表言於此也歛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

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

史吳綱將小子覲至吳請救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塹於臨

湘為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不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

吳人大喜遣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萬眾密與

文欽俱來應誕以誕為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

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始至督諸軍圍壽

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從自守非咨等入城東非因山乘險得將其眾突入城

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

十六萬眾臨淮討之大將軍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

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又使監軍石苞

兗州刺史州泰等簡銳卒為游軍備外寇欽等數出犯

圍逆擊走之吳將朱異再以大眾來迎誕等渡黎漿水

泰等逆與戰每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而殺之城

中食轉少外救不至眾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皆誕爪

牙計事者也棄誕踰城自歸大將軍漢晉春秋曰蔣班焦彝言於諸葛誕

日朱異等以大眾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

以發兵為名而內實坐須成敗其歸可見矣今宜及眾

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

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

者也。况公今舉十餘萬之衆內附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弟俱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計日而望也。班彝固勸之。欽怒而誕欲殺班。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大將軍乃使

反間以奇變說全懌等。懌等率其衆數千人開門來出

城中震懼不知所為。三年正月誕欽咨等大為攻具。晝

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

漢晉春秋曰。文欽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

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圍上諸

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

死傷者蔽地。血流盈塹。復還入城。城內食轉竭。降出者

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

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

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鴛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

兵馳赴之。衆不為用。鴛虎單走踰城出。自歸大將軍。軍

吏請誅之。大將軍令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戮。

然鴛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鴛

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內云。文欽之子猶不

見殺。其餘何懼。表鴛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城內喜

且擾。又日饑困。誕咨等智力窮。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

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將

其麾下突小城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

愈知吳兵入城之為拙

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為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干寶晉紀曰：數百人拱手為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

至盡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陳而死。

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初圍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大將軍以為城固而眾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誕以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竟不煩攻而克。干寶晉紀曰：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築圍也。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之攻，亢旱踰月，城

錢云文帝紀作徐質

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誕子靚，字仲思，吳平還，晉靚子恢，字道明，位至尚書令，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及破壽春，議者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大將軍以為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弘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唐咨本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咨為主。文帝遣諸軍討破之。咨走入海，遂亡。至吳，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欽屠戮咨亦生禽。三叛皆獲，天下快焉。傅子曰：宋建，椎牛禱祠祭事，天斬於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為明鑒也。拜

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號位。吳眾悅服，江東感之。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二十一

十一

皆不誅其家。其淮南將吏士民諸為誕所脅畧者，惟誅其首逆。餘皆赦之。聽鴛虎收斂，欽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懷矣。夫建業者，異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併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眾，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喪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鴛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眾，使揚士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筭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王基語在基傳。鴛，一名倂。晉諸公贊曰：倂後為將軍，破涼州，虜名聞天下。太康中，為東夷校尉，假節當之職。入辭武帝，帝見而惡之，託以他事免倂官。東安公繇諸葛誕外孫，欲殺倂，因誅楊駿，誣倂謀逆，遂夷三族。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荊州，徙汝南為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

文言文為世範，行為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為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

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

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

焉。後為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

奇之，辟之為掾。世語曰：鄧艾少為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三，謁者陽翟郭玄信、武帝

監軍郭誕元弈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在家，從典農司馬求入御，以艾苞與御行十餘

里，與語悅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為佐相。艾後為遷尚書

郎，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

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

澆漑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千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贏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艾所建也。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羗。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疆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玃狁之寇。漢祖

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寢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音所厚已吏父。久已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

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景王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

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方城亭侯。母丘儉作亂。遣健步齎書。欲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艾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逐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

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彼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有點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

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子忠爲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軍。前後增邑凡六千六百戶。景元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却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

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劔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

縣竹之師只應堅守
以挫其鋒

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縣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日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畧。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羣

不世奇功胸中便不張
初竊英雄到此精已消
亡矣

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縣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曜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搴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彊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勲也。其以艾爲太尉。增邑二萬

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袁子曰諸葛亮重人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

弱民難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由之危險鍾會

以二十萬眾留劔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饑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故功

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之役後有滅蜀之勞百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之慮在於時立功以自存大國

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成功之後戒懼之時也

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

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

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

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

後阿童水軍竟以吞吳

禪於京都吳以為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

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

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為之宮舍爵其子為公

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

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

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

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眾歸命

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

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

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詔書檻車徵艾魏氏春秋曰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艾

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艾本

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緜竹

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徒艾妻子

及孫於西域漢晉春秋曰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續不進

由之辱矣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

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候駕而謝世語曰初艾

師纂亦與艾俱死纂性急少思死之日體無完皮初艾

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

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

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

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荀綽冀州記曰邵起自幹吏

中子敞大司農少子倩字君幼寬厚有器局勤於當世

歷位冀州刺史太子右衛率翰子俞字世都清貞貴素

辯於論議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少有能名辟太尉

府稍歷顯位至侍中中書令遷為監臣松之按蹇象辭

云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云有泰始元年晉室踐阼詔

功下云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乾隆四年校刊

鬼志卷二十一

三

理艾曰。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脩治備守。積穀彊兵。值歲凶旱。艾爲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彊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忘身。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士衆乘勢。使劉禪君臣面縛。义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

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縣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拘叙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立祠。今天下民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爲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謚。死無餘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爲者寡。而

閩門袋無吹火
天之報艾者酷矣

悅者衆矣。九年詔曰：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爲民隸。朕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爲郎中。艾在西時，脩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世語曰：咸寧中，積射將軍樊震爲西戎牙門，得見辭。

武帝問震所由進，震自陳曾爲鄧艾伐蜀時帳下將，帝遂尋問艾，震具申艾之忠，言之流涕。先是，以艾孫朗爲丹水令，由此遷爲定陵令。次孫千秋，有時望，光祿大夫王戎辟爲掾，永嘉中，朗爲新都太守，未之官，在襄陽失火，朗及母妻子舉室燒死，惟子韜。艾州里時輩南陽州子行得免，千秋先卒，二子亦燒死。

泰亦好立功業，善用兵，官至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諸軍事。景元二年薨，追贈衛將軍，諡曰壯侯。世語曰：初裴潛以泰爲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爲宣王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泰頻喪考妣。

祖九年居喪，宣王留缺待之。至二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宣王爲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士，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悅，後歷交豫州刺史，所在有籌筭績效。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慧，夙成。

會爲其母傳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泫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克成嫡家，脩身正行，非禮不動，爲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妊娠，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爲鑒，誠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聞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

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臣松之按鍾繇于時老矣而方納正室蓋禮所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之義也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繇繇爲之出其夫人卞太后以爲言文帝詔繇復之繇志憤將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引鳩弗獲餐椒致噤帝乃止

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正始中以爲秘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

世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顏色會察其有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邪誰所定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問不敢贊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王所能松曰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鼓二乃出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曰此真王佐材也松字叔茂陳留人九江太守邊讓外孫松弱冠有

才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宣王命作檄及破賊作露布松從還宣王辟爲掾時年二十四遷中書郎遂至太守松子濬字顯弘晉廷尉臣松之以爲鍾會名公之子聲譽夙著弱冠登朝已歷顯位景王爲相何容不悉而方於定虞松表然後乃蒙接引乎設使先不相識但見五字而便知可大用雖聖人其猶病諸而況景王哉

高

貴鄉公卽尊位賜爵關內侯母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

景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文王爲大軍後

繼景王薨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謨帷幄時中詔

勅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爲內外

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衛將軍

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文王爲大將軍輔

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亭侯邑三百戶甘露二年徵

諸葛誕為司空時會喪寧在家策誕必不從令馳白文

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會時遭所生母喪其母傳曰夫人性矜嚴明於

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

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

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

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

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

衆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

藉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

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

榮身所由故也順斯術以往足為君子矣正始八年會

為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叙人情不

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

專朝政日縱酒沉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

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

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

朝高平陵會為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

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放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

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

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為大將軍

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
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
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為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
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為乘偽作詐未業鄙事必不能
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為人汝居心正
吾知免矣但當脩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
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
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
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此
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
過青緇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
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
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
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賙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
以為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
春秋成風定嬖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稱
成侯命婦殯葬之事及誕反車駕住項文王至壽春會
有取於古制禮也

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琮，孫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懌，孫靜從子，端翮緝等皆將兵來救。誕懌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會建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懌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房。軍還，遷爲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爲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詔曰：會典綜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謨之勲，而

推寵固讓，辭指款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爲蜀可取。豫共籌度地形，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勅青徐兗豫荆揚諸州，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爲將伐吳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

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竦。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烈等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劔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往者

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皇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冀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竝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

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畧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躋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卽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杜見禽於秦。

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爲戎首。咨因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蹶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

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歟。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僭道詣縣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劔閣西徑出江油。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發。遂長驅而前。會與緒軍向劔閣。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按百官名。緒入晉爲太常。崇禮衛尉。子冲。廷尉。荀綽。兖州記曰。冲子銓。字德林。玫字仁林。並知名顯達。銓。兖州刺史。玫。侍中。御史中丞。進攻劔閣。

不克引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縣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勅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漢。郫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趣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徑從劔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彰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闔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爲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

表語特夸六以切不
及鄧內自慚負耳

方軌而西。臣勅咸闔等令分兵據勢。廣張羅罔。南杜走
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
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羣
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
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
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
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
軌公旦。仁育羣生。義征不諛。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
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
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

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
豫。後來其蘇。義無以過。會於是禁檢士衆。不得鈔畧。虛

已誘納。以接蜀之羣司。與維情好歡甚。

世語曰。夏侯霸
奔蜀。蜀朝問司

馬公如何德。霸曰。自當作家門。京師俊士。有曰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漢晉春秋曰。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爲吳蜀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按習鑿齒此言。非出他書。故採用。世語而附益也。

十二月。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疆敵。緘制衆城。罔羅
逆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
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
其以會爲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

各千戶。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世語曰。會善效人書。於劔閣要艾草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也。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文王懼艾或不從命。勅會並進軍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既禽而會尋至。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已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文王書云。恐鄧艾

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克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喪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會帳

下督丘建本屬胡烈烈薦之文王會請以自隨任愛之
 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
 例各內一人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丘建密說消
 息會已作大坑白楛楛與棒同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
 帟苦洽反拜為散騎以次楛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
 此語一夜傳相告皆徧或謂會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
 會猶豫未決十八日日中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諸
 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會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方
 給與姜維鎧仗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有頃白兵走向
 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

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
 兵斫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
 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
 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眾既格斬維爭赴殺會會時
 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晉諸公贊曰胡烈兒名淵字世元遵之孫也遵安定人以
 才兼文武累居藩鎮至車騎將軍子奮字玄威亦歷方
 任女為晉武帝貴人有寵太康中以奮為尚書僕射加
 鎮軍大將軍開府弟廣字宣祖少府次烈字玄武秦州
 刺史次岐字玄疑并州刺史廣子喜涼州刺史淵小字
 鷓鴣時年十八既殺會救父名震遠近後趙王倫篡位
 三王興義倫使淵與張泓將兵禦齊王屢破齊軍會成
 都戰克淵乃歸降伏法初艾為太尉會為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
 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毓以四年冬薨會竟未知問

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子毅及峻、迪救連等

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繇三

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勲，饗食廟庭。父毓歷職內外，

幹事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鬬氏之祀。晉錄成宣

之忠，用存趙氏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絕繇毓之類。吾有

愍然。峻、迪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

或曰：毓曾密啓司馬文王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故

宥峻等。漢晉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答。毓曰：若如卿言，必不以及宗矣。初，文王欲遣

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

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

當復不知此邪？蜀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

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

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

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

何所能一辨邪？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

不可與圖存。心膽已破，故也。若蜀已破，遺民震恐，不足

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

族滅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

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勅會

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可不

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按咸熙元年百官名。邵悌字元伯。陽平人。漢晉春秋曰。文王聞鍾會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讐對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為臧獲所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與宴談而遣之。習鑿齒曰。向伯茂可謂勇於路義也。哭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勁。知義而往。非存生也。若使經會處世。或身在急難。而有不赴者乎。

故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貞之節。足以愧背義之士矣。王加禮而遣。可謂明達也。 會嘗

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

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弱冠。與山陽

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為尚

書郎。年二十餘卒。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弼幼而察

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不足尋。亦為傳。故所知。于時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弼補臺郎。初除。覲爽。請問。爽為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儔。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二十八

三十一

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爲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語嘗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附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穎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是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爲之。指畧致有理。統註道畧論。註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嘗云。見弼易註。所悟者多。然弼爲人。淺而不識物。

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爲高識。所惜如此。孫盛曰。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況弼以附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叙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蹟無間。至於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博物記曰。初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凱生業。業卽劉表外孫也。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旣被誅。邕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位至謁者。僕射子宏。字正宗。司隸校尉宏。弼之兄也。魏氏春秋曰。文帝旣誅業。嗣業。業二子。以

評曰。王凌風節格尚。母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

不慮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惑邪。鄧艾矯然
疆壯立功立事。然闇於防患。咎敗旋至。豈遠知乎。諸葛
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史記曰。越
王無疆與
中國爭疆。當楚威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云。
越王不納。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
之如目。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
知晉之失。而不自知越之失。是目論也。

魏志卷二十八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王凌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凌。○何焯曰。此中軍猶言
禁軍。不及徵調外軍。故以中軍進也。

宣王遂至壽春。注太傅曰。且置近事。問卿令狐及乎。固

又曰無。○臣明楷按及字不可解疑。為反字之誤。蓋

謂令狐愚與王凌通謀之事。單固知情也。

母丘儉封高陽鄉侯。注領太守母丘興到官。○領元本

作頃。

盛乃引還。注欽中子淑。小字鴛。○毛本作小名鴛。

又注君侯何若。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册府作何

苦無下若字

悉歸降注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顧命○臣浩按

昭伯曹爽字太傅伯伯字疑衍或爲昔字之訛

又注日欲俱舉分中國○分分元本作瓜分

夷儉三族注及儉起兵問屈頰所在○屈頰宋本作屈

順

吳以欽爲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注司馬

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何焯曰此表後人僞作高

貴鄉公之弑昭事也何得預言二主乎

諸葛誕免誕官注以玄疇四人爲四聰誕備八人爲八

達○通鑑玄疇作玄等誕備作誕等

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注誕再在揚州有威名○

再在毛本作再任

血流盈塹○毛本作血流盈野

致葬舊墓注夫建業者異矣○通鑑異矣作異道

又注喪王基之功○喪通鑑作賞下同

鄧艾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

千人且田且守○四千監本訛作四萬

臣龍官

按淮

北二萬淮南三萬共五萬人以十二分休計之止應

四千有奇不得云四萬也今改正

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淮上晉書食貨志作淮北

宣王善之事皆施行○事皆施行太平御覽作皆如艾

計下有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水

泚旁脂切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

修廣淮揚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引淮潁大理諸陂

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

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

相屬凡九十七字下接每東南有事云云

阻兵仗勢足以建命○建疑作違

輒移屯附亭○附亭元本作陽亭

彼以船行吾以陸軍○陸軍疑作陸運

出劍閣西百里○太平御覽作四百里

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宋本無出字北宋本出作等

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豫下元本多備字

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注瓘聞之不候駕而謝○候宋

本作俟

艾憮然不樂○憮監本誤撫今改正

艾有功勲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隸○民北宋本作

萌

諡曰壯侯注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臣浩按

鍾繇已卒于太和四年疑調泰者當是鍾毓又按何焯曰檢毓傳正元中乃爲尚書齊王初方官黃門侍郎世語當是稱其後來所歷之職若當泰典郡時毓已先踐八座恐不得屈滯相啁矣世語所記疑其不實

鍾會遷尚書中書侍郎注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元本作心苦之

不復追改注中書令劉放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劉放監本訛作劉表今改正

又注汝居心正吾知免矣○監本免誤勉今改正

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戎重文選作戎車

蜀相牡見禽於秦○牡文選作莊

以次梃殺坑中○通鑑作內坑中多內字

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辨邪○通鑑作何憂其不能辨耶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魏志卷二十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華佗吳普樊阿杜夔朱建平周宣管輅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萼

臣松之案古數字與萼相似寫書者多不

能別尋佗字元化其名宜為萼也

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

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為年且百

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

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炙

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

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剝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卽平復矣。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卽愈。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熟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卽作熟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

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卽各與藥。明日並起。鹽漬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脉。曰。尚虛未得復。勿爲勞事。御內卽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臥。

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彭城夫人夜之廁，蠶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愈。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

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壅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蚘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蚘輩約以十數。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甚，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

自剝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胷中煩滿。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二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太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佗別傳曰。有人病兩脚蹙不能行。輦詣佗。佗望見云。已飽針炙服藥矣。不復須看脉。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炙此各十壯。炙創愈。即行。後炙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李將軍妻病甚。

呼佗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出。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許。佗之絕技。凡類此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恒事攻治。可

元化胸中似有所
不可於操者

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勅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謂曰：佗術實工人，人命所繫，宜含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

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初，軍吏李成苦欬嗽，晝夜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臃，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彊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臣松之案古語以藏為去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為卿

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收，怒怒不忍。從求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以至於死。佗別傳曰：人有

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景宗說中平日數見華佗，其治病手脈之候，其驗若神。琅琊劉勳為河內

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瘡愈
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
得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
曳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大
刀斷犬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
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錐橫貫蛇
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許純
是地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
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能舉目不能視積年佗使悉
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
諸脉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脉五色血盡
視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匝飲以亭歷犬血
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
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
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
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溫牀厚
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
十餘日中鬚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剗腹養治也使
飲藥令卧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

以膏傅瘡飲之
以藥百日平復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

佗治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
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
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頸鴟顧引輓腰
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
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
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
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
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胷藏之間不可妄針
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胷藏針下五

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別傳曰：青黏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為佳。輒語阿，阿又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彊盛，怪之。遂責阿所服，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文帝典論論卻儉等事曰：潁川卻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暉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隕命。後始來，眾人無不鷗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悶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闍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

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惟一哉。東阿王作辯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卻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奸宄以欺眾，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為調笑，不信之矣。然如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轍，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常試卻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脩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

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孳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爲徐市樂徒大之。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爲雅樂郎。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爲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爲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

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黃初中，爲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爲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鐘，其聲韻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知夔爲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爲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

是帝意不悅。後因他事繫夔。使願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宦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張泰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邳陳頎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時有扶風馬鈞

巧思絕世。傳立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為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校也。先生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虛爭空言。不如試之。易効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

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坡。可為囿。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歌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鬪雞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於樓邊。縣淫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餽。斃數十。飛之數百步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哂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為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傳子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者。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矣。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心乖於內。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

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同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已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遇難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妬，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為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無名之樸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

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為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與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羲也。武安侯者，曹爽也。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

為魏公，聞之，召為郎。文帝為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

人。文帝問已年壽，又令徧相眾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

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

九位為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

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

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

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

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喟之曰。惟當嫁卿阿騫耳。何意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騫。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七。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爲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素辦。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

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歛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並以爲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卽便殺

之建平黃初中卒。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

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偏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爲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腳，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

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轆。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轆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敘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矣。其餘效，故不次列。明帝末卒，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

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

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能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常云：家鷄野鵠，猶尚知時，况於人乎？與隣比兒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者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才。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已不讐愛，已不褒，每欲以德報怨，常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為瑯邪，即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于時，鬻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瑯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鬻之，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瞻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喜之，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君四座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

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土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邪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眾士互共攻劫論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眾人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父為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蹙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噴噴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服罪輅別傳曰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十日中意便開發言難踰師於此分著下卦用思精妙占翼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衰初無差錯莫不驚怪謂

之神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卧語義博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耳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義博每聽輅語未嘗不推机慷慨自言登聞君至論之時忘我篤疾明闇之不相逮何其遠也義博設主人獨請輅具告辛苦自說兄弟三人俱得蹙疾不知何故試相為作卦知其所由若有咎殃者天道赦人當為吾祈福於神明勿有所愛兄弟俱行此為更生輅便作卦思之未詳會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語義博曰吾以此得之既言其事義博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言禮也兄弟蹙來三十餘載脚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不及子孫耳輅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也使輅占也日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輅別傳曰鮑子春為列人令有明思才理與輅相見曰聞君為劉奉林卜婦死亡日何其詳妙試為論其意義輅論爻象之旨說變化之義若規圓矩方無不合也子春自言吾少

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土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邪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眾士互共攻劫論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眾人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童神父為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蹙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噴噴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服罪輅別傳曰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十日中意便開發言難踰師於此分著下卦用思精妙占翼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衰初無差錯莫不驚怪謂

之神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卧語義博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耳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義博每聽輅語未嘗不推机慷慨自言登聞君至論之時忘我篤疾明闇之不相逮何其遠也義博設主人獨請輅具告辛苦自說兄弟三人俱得蹙疾不知何故試相為作卦知其所由若有咎殃者天道赦人當為吾祈福於神明勿有所愛兄弟俱行此為更生輅便作卦思之未詳會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語義博曰吾以此得之既言其事義博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言禮也兄弟蹙來三十餘載脚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不及子孫耳輅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也使輅占也

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

至秋發動一如輅言輅別傳曰鮑子春為列人令有明思才理與輅相見曰聞君為劉奉

林卜婦死亡日何其詳妙試為論其意義輅論爻象之旨說變化之義若規圓矩方無不合也子春自言吾少

好譚易又喜分著可謂盲者欲視白黑聾者欲聽清濁苦而無功也聽君語後自視體中真為憤憤者也

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虵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又烏來入室中與鷺共鬪鷺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官舍久遠魍魎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虵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鷺鬪直老鈴下耳

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

後卒無患輅別傳曰基與輅共論易數日中大以為喜才當上竹帛也輅為基出卦知其無咎因謂基曰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鳩殷之階庭非木所生而野鳥一鵠武

丁為高宗桑穀暫生大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為吉祥時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知神奸汙累天真時

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此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胷腹故心中縣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輅別傳曰王基即遣信都

令還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及徙骸骨去城一十里埋之無復疾病基曰吾少好讀易玩之已久不謂神明之數其妙如此便從輅學易推論天文輅每開變化之象演吉凶之兆未嘗不纖微委曲盡其精神基曰始聞君言如何可得終以皆亂此自天授非人力也於是藏周易絕思慮不復學卜筮之事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為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為

蛇老鈴下為鳥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為見於爻象
 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習心
 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大
 為小或小為大固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
 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鯀為黃熊如
 意為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為黔喙之類也況蛇者協
 辰巳之位鳥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清
 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為蛇鳥不亦過乎清
 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
 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
 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
 彷彿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
 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為江夏太守輅別傳曰
卜而有疑難之言輅笑而答之曰君備州里達人何言之鄙昔司馬季主有言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仁

義伏犧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長豈直數千錢哉以此推之急務也苟道之明聖賢不讓況吾小人敢以為難彥緯歛手謝輅前言戲之耳於是輅為作卦其言皆驗經每論輅以為得龍雲之精能養和通幽者非徒合會之才也輅又至

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輅別傳曰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為師也輅為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為眾鳥之商六甲為時日之端反覆譴曲出入無窮義博靜然沈思馳精數日卒輅至安無所得義博言才不出位難以追徵於此遂止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

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妻候不過日在
 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
 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婿勃海劉長
 仁有辯才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每見難輅曰夫生民
 之音曰言鳥獸之音曰鳴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鳴者
 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為語亂神明之所異也孔
 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明其賤也輅答曰夫天雖有大
 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
 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沈之候通靈者必有
 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鷗並退伯姬將焚鳥唱其
 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鳥夾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
 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
 則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受封葛盧聽音著在春秋
 斯皆典謨之實非聖賢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
 也文王受命丹鳥郵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祚
 何賤之有乎夫鳴鳥之聽精在鶉火妙在八神自非斯
 倫猶子路之於死生也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

錢云此直二字名而下文
 單稱直留先王傳先書
 同宗劉德然文元起而後
 書起孫榮傳先書吳人
 侯伯虎而後書虎皆非
 史例起傳寫脫去
 又云此卦位印屬東方
 震震為長男 震仲
 翔說坤為虎坤位西
 南在未申之間也於天
 文參為白虎位亦在
 申

敢之信須臾有鳴輅至列人典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
 鵲之驗長仁乃服輅至列人典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
 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
 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當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
 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
 子之候也木落於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
 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為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為
 虎虎為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來登直內鈴柱頭
 直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
 期直果為渤海太守輅別傳曰輅又曰夫風以時動又
 形表一時其道不足為難王弘直亦大學問有道術皆
 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爾乎輅言此但風之毛髮

何足爲異。若夫列宿不守，衆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電
飛，山崩石飛，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藏窟，
兆民駭驚。於是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館陶令諸
分災異，刻期日。然後知神思遐幽，靈風可懼。館陶令諸
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
卵，蠶窠，鼃鼃，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
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
室倒縣，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蠶窠也。第三
物殼觶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鼃鼃也。
舉坐驚喜。」輅別傳曰：「諸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
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譚之客，諸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
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源，又
敘五帝三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
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衄，自言

吾觀卿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
雲梯，弓弩大起，牙旗兩集。然後登城，曜威開門，受敵上
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翻如翰。其英者若春華
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
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灘水無
以尚之。于時客皆欲面縛，銜璧求束手於軍鼓之下。輅
猶總干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有腹心
始終。一時海內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最有
清才。在衆人中，言本聞卿作狗，何意爲龍。輅言：「潛陽未
變，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
會後何期，且復共一射覆。輅占既皆中，景春大笑。卿爲
我論此卦意，紆我心懷。輅爲開爻散理，分賦形象。言微
辭合，妙不可述。景春及衆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
射覆之樂。景春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
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
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敵才，遊於雲漢之間，不
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輅族兄孝國居
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輅謂孝國曰：「此二
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

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

別輅

傳曰輅又曰厚味腊毒天精幽夕坎為棺槨兌為喪車

流魂于海骨歸於家少許

時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

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當此之時輅之鄰里外戶不

閉無相偷竊者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為文學掾安平趙

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

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

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神九臯輅宜蒙陰和之應得及

羽儀之時徽於是辟為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

徙部鉅鹿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至武

城西自卦吉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狸爾者乃顯

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狸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

九年舉秀才

輅別傳曰輅為華清河所召為北覺文學

思識與輅有管鮑之分故從發干來就郡翼上與輅相

見言卿腹中汪汪故時死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

飛翺翺吳蒼云何在此聞卿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冀

州裴使君才理清明能釋玄虛每論易及老莊之道未

嘗不注精於嚴瞿之徒也又眷吾意重能相明信者今

當故往為卿陳感虎開石之誠輅言吾非四淵之龍安

能使白晝陰卿若能動東風與朝雲吾志所不讓也

故邪孔曜言體中無藥石之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驥

起風塵以此憔悴耳使君言驥今何在也孔曜言平

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謂士

雄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

季主游步道術開神無窮可為士英抱荆山之璞懷夜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二十九

十九

光之寶而為清河郡所錄北鬻文學可謂痛心疾首也
使君方欲流精九臯垂神幽藪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
不久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
及羽儀之時必能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裴使君聞言
則慷慨曰何乃爾邪雖在大州未見異才可用釋人鬱
悶者思還京師得共論道耳况草間自有清妙之才乎
如此便相為取之莫使騏驥更為凡馬荆山反成凡石
卽檄召輅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
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相見
便轉為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為別駕至十月
舉為秀才輅辭裴使君使君言丁鄧二尚書有經國才
略於物理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之
志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
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輅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才游
形之表未入於神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探玄虛
極幽明然後覽道無窮未暇細言若欲差次老莊而參
爻象愛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
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已
久輅去之後歲朝當有時刑大風風必摧破十二月二
樹木若發於乾者必有天威不足共清譚者

十八日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許晏謂輅曰聞

君著爻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

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

夫飛鴟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况輅心

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

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

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

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

艮此天中之山臣松之案相書謂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也高而

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

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
日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
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
爻之旨下思尼父象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
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
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輅別傳曰輅為何晏所
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
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颺言
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
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
煩也因請輅為卦輅既稱引鑿戒晏謝之曰知幾其神
乎古人以為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為難君今一面
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
之忘輅還邑舍具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

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西北

風大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乃服輅別傳曰

舅夏大夫問輅前見何鄧之曰為己有凶氣未也輅言

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

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

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

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為風所收

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輅後因得休

表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益
益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
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不可得則智由此
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偽華則
道浮偽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
獨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誠如來論吾數與
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
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

耳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

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大明，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曹爽等誅，乃覺寤。云：輅別傳曰：魏郡太守鍾毓清逸，有才難輅易，二十餘事，自以為難之至精也。輅尋聲投響，言無留滯。分張爻象，義皆殊妙。毓即謝輅，輅卜知毓生日月，毓愕然曰：聖人運神通化，連屬事物，何聰明乃爾？輅言：幽明同化，死生一道，悠悠太極，終而復始。文王損命，不以為憂；仲尼曳杖，不以為懼；緒煩著筮，宜盡其意。毓曰：生者好事，死者惡事，哀樂之分，吾所不能齊。且以付天，不以付君也。石苞為鄴典農，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況以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為難。苞曰：欲聞其妙，君且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為神數。

此條照安溪先生閱

安溪先生云輅之議論此為最優

不。妙。不。為。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照。及。其。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今。逃。日。月。者。必。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猶。化。況。於。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死。亦。有。徵。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顯。亦。能。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日。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溼。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親。義。見。數。不。以。為。異。知。術。不。以。為。奇。夙。夜。研。幾。孳。孳。溫。故。而。索。隱。行。怪。未。暇。斯。務。也。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外方員，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

文與章非韻類成文二字當為文成也

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以光休寵。輅別傳曰：故令元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見，意甚喜，歡自說注易向訖也。輅言：今明府欲勞不世之神，經緯大道，誠富美之秋，然輅以為注易之急，急急於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于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自旦至今，聽採聖論，未有易之一分，易安可注也。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為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無首，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乾之象豕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由有別位也？邠依易繫詞諸為之理，以為注不得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析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府論清濁者，有疑疑，疑則無神，恐非注易。

之符也。輅於此為論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大論開廓眾化相連，邠所解者，皆以為妙，所不解者，皆以為神。自說欲注易八年，用思勤苦，歷載靡寧，定相得至論，此才不及易，不愛久勞，喜承雅言，如此相為高枕偃息矣。欲從輅學射覆，輅言：今明府以虛神於注易，亦宜絕思於靈著，靈著者，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天下吉凶，用之於術，則收天下毫纖，纖微未可以為易也。邠曰：以為術者，易之近數，欲求其端耳。若如來論何事於斯，留輅五日，不遑恤官，但共清譚，邠自言數與何平叔論易及老莊之道，至於精神遐流，與化周旋，清若金水，鬱若山林，非君侶也。邠又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變怪多形，使人怖恐，君似當達此數者，其理何由也？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與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雖弱，猶有微神，微神不真，多聚凶姦，以類相求，魍魎成羣，或因漢末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丘岳，疆魂相感，變化無常，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怪形也。昔夏禹文明，不怪於黃龍，周武信時，不惑於暴風，今明府道德高妙，神不懼妖，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願安百祿，以光休寵也。邠曰：聽雅論為近其理，每有變怪，輒聞鼓角聲音，或見弓劍形象，夫以土山之

精伯有之魂實能合會干犯明靈也。邠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為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為輝日中為光。晉諸公讚曰邠本名炎犯晉太子諱改為邠。位至太子僕子粹字純嘏侍中次宏字終嘏太常次漢字仲嘏光祿大夫漢清冲有貴識名亞樂廣宏子咸徐州刺史次耽晉陵內史耽子恢字真長尹丹陽為中興也。名士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

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

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種物

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各之惟以梳為枇耳。輅別

清河令徐季龍字開明有才機與輅相見共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至以為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感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言夫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謬

機謬則榮辱之主若以參星為虎則谷風更為寒霜之風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為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徵應以相感也況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為疑季龍言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象淺弱所通者近何能測景雲而馳東風輅言君不見陰陽燧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噓吸之間煙景以集苟精氣相感縣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季龍言世有軍事則感雞雉先鳴其道何由復有他占惟在雞雉而已輅言貴人有事其應在天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雞者兌之畜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者武之神故太白揚輝則雞鳴熒惑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布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晉樞牛响果有西軍鴻嘉石鼓鳴則有兵不專近在於雞雉也季龍言魯昭公八年有石言之物而言於理為合不輅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理為合不輅

言晉平奢泰崇飾宮室斬伐林木殘破金石民力既盡
 怨及山澤神痛人感二精並作金石同氣則兌為口舌
 口舌之妖動于靈石傳曰輕百姓飾城郭則金不從革
 此之謂也季龍欽嘉留輅經數日輅占獵既驗季龍曰
 君雖神妙但不多藏物耳何能皆得之輅言吾與天地
 參神著龜通靈抱日月而游杳冥極變化而覽未然况
 茲近物能蔽聰明季龍大笑君既不謙又念窮在近矣
 輅言君尚未識謙言焉能論道夫天地者則乾坤之卦
 著龜者則卜筮之數日月者離坎之象變化者陰陽之
 交杳冥者神化之源未然者幽冥之先此皆周易之紀
 綱何僕之不謙季龍於是取十三種物欲以窮之輅射
 之皆中季龍乃歎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豈此之
 謂乎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
 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
 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
 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

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暘燥
 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
 沒風雲並起竟成快雨於是倪盛脩主人禮共為歡樂

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未信輅曰
 夫造化之所以為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十六日壬子
 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
 應也又天昨檄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
 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羣岳呼陰眾川激精雲漢垂
 澤蛟龍含靈燁燁朱電吐咀杳冥殷殷雷聲噓吸雨靈
 習習谷風六合皆同欬唾之間品物流形天有常期道
 有自然不足為難也倪曰譚高信寡相為憂之於是便
 留輅往請府丞及清河令若夜雨者當為啖二百斤犢
 肉若不雨當住十日輅曰言念費損至日向暮了無雲
 氣眾人並嗤輅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
 鳥和鳴又少男風起眾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良
 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
 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

調輅言誤中耳不為神也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輅別傳曰既有明才遭朱陽之運于時名勢赫奕若火猛風疾當塗之士莫不

枝附葉連賓客如雲無多少皆為設食賓無貴賤候之以禮京城紛紛非徒歸其名勢而已然亦懷其德焉向不天命輅之榮華非世所測也弟辰嘗欲從輅學卜及仰觀事輅言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觀其道孝經詩論足為三公無用知之也於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敘曰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為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沒之際好奇不哀喪者盜輅書惟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裴冀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穎川兄弟以輅稟受天才明陰陽之道吉凶之情一得其源遂涉其流亦不為難常歸服之輅自言與此五君共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以下殆白日欲寢矣又自言當世無所願欲得與魯梓慎鄭裨竈晉卜偃宋子韋楚甘公魏石申共登靈臺披神圖步三光明災異運著龜決狐疑無所復恨也辰不以闇淺得因孔懷之親數與輅有所諮論至於辯人物析臧否說近義彈曲直拙而不工也若敷皇義之典揚

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三度口滿聲溢微言風集若
 仰眺飛鴻漂漂兮景沒若俯臨深溪杳杳兮精絕偪以
 攻難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以迷昏無不扼腕椎指
 追響長歎也昔京房雖善卜及風律之占卒不免禍而
 輅自知四十八當亡可謂明哲相殊又京房目見遘讒
 之黨耳聽青蠅之聲面諫不從而猶道路紛紜輅處魏
 晉之際藏智以樸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謂
 知機相邈也京房上不量萬乘之主下不避佞諂之徒
 欲以天文洪範利國利身困不能卒陷大刑可謂枯
 龜之餘智膏燭之末景豈不哀哉世人多以輅疇之京
 房辰不敢許也至於仰察星辰俯定吉凶遠期不失年
 歲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
 術流速東方朔不過也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
 生死許負唐舉不超也若夫疏風氣而探微候聽鳥鳴
 而識神機亦一代之奇也向使輅官達為宰相大臣膏
 腴流於明世華曜列乎竹帛使幽驗皆舉秘言不遺千
 載之後有道者必信而貴之無道者必疑而怪之信者
 以妙過真夫妙與神合者得神則無所惑也恨輅才長
 命短道貴時賤親賢遐潛不宣於良史而為鄙弟所見
 遺速既自闇濁又從來久遠所載卜占事雖不識本卦

拊拾殘餘十得二焉至於仰觀靈曜說魏晉興衰及五
 運浮沉兵革災異十不收一無源何以成河無根何以
 垂榮雖秋菊可採不及春英臨文慷慨伏用哀慙將來
 君子幸以高明求其義焉往孟荆州為列人典農常問
 亡兄於此為安卦射覆得何卦正知守宮蜥蜴二物者亡
 兄於辰巳分別龍蛇各使有理言絕之後孟荆州長歎息
 曰吾聞君論精神騰躍始欲飛散何其汪汪乃至於斯
 邪臣松之案辰所稱鄉里劉太常者謂劉實也辰撰輅
 傳實時為太常潁川則實弟智也實智並以儒學為名
 無能言之世語稱實博辯猶不足以並裴何之流也又
 案輅自說云本命在寅則建安十五年生也至正始九
 年應三十九而傳云三十六以正元三年卒應四十七
 傳云四十八皆為不相應也近有閻續伯者名續該微
 通物有良史風為天下補綴遺脫敢以所聞列于篇左
 皆從受之於大人先哲足以取信者冀免虛誣之譏云
 爾嘗受辰傳所謂劉太常者曰輅始見聞由於為鄰婦
 卜亡牛云當在西面窮墻中縣頭上向教婦人令視諸
 丘冢中果得牛婦人因以為藏已牛告官案驗乃知以
 術知故裴冀州遂聞焉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為卜
 乾隆四年校刊

教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鬪具如其言豚逸走卽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劉侯云甚多此類辰所載纜十一二耳劉侯云辰孝廉才也中書令史紀立龍輅鄉里人云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一角中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爲設賓主此能消之卽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爲圖已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歘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腰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前長廣太守陳承祐口受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昔其父爲清河太守時召輅作吏駿與少小後以鄉里遂加恩意常與同載周旋具知其事云諸要驗三倍於傳辰旣短才又年縣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詳辰仕宦至州主簿部從事太康之初物故駿又云輅卜者或不悉中以宣事入駿問其故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實故使爾華城門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得疾連年不差華家時居西城下南纏里中三廐在其東南輅卜當有師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其力後無何有南征廐騶當克甲卒來詣盧公占能治女

郎公卽表請留之專使其子將詣華氏療疾初用散藥後復用丸治尋有效卽奏除騶名以補太醫又云隨輅父在利漕時有治下屯民捕鹿者其晨行還見毛血人取鹿處來詣廐告輅輅爲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伺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確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具服輅令擔皮肉藏還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崇盜者具服輅令擔皮肉藏還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舉椽棄瓦盜父亦差又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於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暮果獲於故處矣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管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魏志卷二十九

魏志卷二十九考證

華佗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册府以爲下有仙字

昨使醫曹吏劉祖○北宋本作劉祖

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食字疑衍

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注行妖慝以惑民○毛本作妖隱

又注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後漢書注中作字稚

又注欲其食少而弩行也○後漢書注中作怒行

杜夔夔善鍾律聰思過人○聰思册府作聰慧

其好古存正莫及夔注况幽深之才無名之樸乎○樸
宋本作璞臣照按無名之樸本老子宋本作樸非

管輅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注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

○開淵册府作開胸元本作開紙

又注互共攻劫○攻劫册府作攻詰

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蹙疾○太平御覽此下有不知何

故四字

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數升太平御覽作

數斗

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何

焯曰急就篇注古有仙人宋無忌此云妖未詳宋無

忌見封禪書索隱引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無忌蓋

其人火仙也以入竈故指爲火之妖

經爲江夏太守注君備州里達人○元本君備作君侯

翹翼舒張○太平御覽作分翅舒張

舉坐驚喜○太平御覽作驚歎

注諸人多聞其善卜○諸人監本誤作知人今改正

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仁太平御覽作人

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太平御覽作君可

畏人也命以付天

願安百祿以光休寵注輅于此爲論八卦之道及爻象
之精○監本爲論八卦下又重八卦二字衍文今去
之○監本爲論八卦下又重八卦二字衍文今去
之○監本爲論八卦下又重八卦二字衍文今去
之○監本爲論八卦下又重八卦二字衍文今去
之○監本爲論八卦下又重八卦二字衍文今去
之○監本爲論八卦下又重八卦二字衍文今去
之○監本爲論八卦下又重八卦二字衍文今去
之○監本爲論八卦下又重八卦二字衍文今去
之○監本爲論八卦下又重八卦二字衍文今去

魏志卷二十九考證

魏志卷三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烏丸鮮卑東夷

夫餘挹婁

高句麗

東沃沮馬韓

辰韓倭人

弁辰

書載蠻夷猾夏詩稱玁狁孔熾久矣其爲中國患也秦
漢以來匈奴久爲邊害孝武雖外事四夷東平兩越朝
鮮西討貳師大宛開邛笮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
不能爲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於諸夏胡騎南侵則三
邊受敵是以屢遣衛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

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厨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然烏丸鮮卑。稍更彊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外討。故得擅漠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尙熙。又逃于蹋頓。蹋頓又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控百蠻。太祖潛師北伐。出其不意。一戰而定之。夷狄懾服。威振朔土。遂引烏丸之衆。服從征討。而邊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御羣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

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數犯塞寇邊。幽并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圍。畢軌有陘北之敗。青龍中。帝乃聽王雄遣劔客刺之。然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彊者遠遁。弱者請服。由是邊陲差安。漠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矣。烏丸鮮卑。卽古所謂東胡也。其習俗前事。撰漢記者已錄而載之矣。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

云

魏書曰。烏丸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丸山。因以爲號焉。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

常處。以穹廬爲宅。皆東向。日弋獵禽獸。食肉飲酪。以毛毳爲衣。貴少賤老。其性悍驚。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以己爲種。無復報者。故也。常推募勇健。能理決鬪訟。相侵犯者。爲大人。邑落各有小帥。不世繼也。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刻木爲信。邑落傳行。無文字。而部衆莫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

健者名字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治產，不相徭役。其嫁娶皆先私通，畧將女去，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人送馬牛羊，以為聘娶之禮。婿隨妻歸，見妻家無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出妻家，故其俗從婦人計。至戰鬪時，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蹲踞，悉禿頭，以為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為髻，着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冠步搖也。父兄死，妻後母執嫂，若無執嫂者，則己子以親之。次妻伯叔焉，死則歸其故夫。俗識鳥獸孕乳時，以芻節耕種，常以布穀鳴為候。地宜青稞，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蘖。米常仰中國。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銀金鐵為兵器，能刺韋作文，繡織縷氈毳，有病知以艾灸，或燒石自熨，燒地臥上，或隨痛病處，以刀決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無鍼藥，貴兵死，歛屍有棺，始死則哭，葬則歌舞相送，肥養犬，以采繩嬰牽，并取亡者所乘馬，衣物生時服飾皆燒，以送之。特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乎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以死之魂，神歸泰山也。至葬日夜，聚親舊員坐，牽犬馬，歷位，或歌哭者，擲肉與之，使二人，口誦呪文，使死者魂神徑至。歷險阻，勿令橫鬼遮護，達

其赤山，然後殺犬馬衣物，燒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其約法，違大人言，死盜不止，死其相殘，殺令部落自相報，相報不止，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牛羊，以贖死命，乃止。自殺其父兄，無罪，其亡叛為大人所捕者，諸邑落不肯受，皆逐使至雍狂地，地無山，有沙漠，流水，草木多，螻蚘，在丁令之西南，烏孫之東北，以窮困之。自其先為匈奴所破之後，人眾孤弱，為匈奴臣服，常歲輸牛馬羊，過時不具，輒虜其妻子。至匈奴壹衍鞬單于時，烏丸轉疆，發掘匈奴單于冢，將以報，旨頓所破之恥。壹衍鞬單于大怒，發二萬騎，以擊烏丸。大將軍霍光聞之，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三萬騎，出遼東，追擊匈奴。比明友兵至，匈奴已引去。烏丸新被匈奴兵，乘其衰弊，遂進擊烏丸，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後數復犯塞。明友輒征破之，至王莽末，並與匈奴為寇。光武定天下，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從五原關，出塞征之，無利而殺馬千餘匹。烏丸遂盛，鈔擊匈奴。匈奴轉徙千里，漠南地空。建武二十五年，烏丸大人郝且等九千餘人，率眾詣闕，封其渠帥為侯王，者八十餘人，使居塞內，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鴈門，太原

朔方諸郡界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置校尉以領護之遂
為漢偵備擊匈奴鮮卑至永平中漁陽烏丸大人欽志
賁帥種人叛鮮卑還為寇害遼東太守祭彤募殺志賁
遂破其眾至安帝時漁陽右北平鴈門烏丸率眾王無
何等復與鮮卑匈奴合鈔畧代郡上谷涿郡五原乃以
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左右羽林五營士發緣邊七
郡黎陽營兵合二萬人擊之匈奴降鮮卑烏丸各遠塞
外是後烏丸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未鹿為都尉至順
帝時戎未鹿率將王侯咄歸去延等從烏丸校尉
耿曄出塞擊鮮卑有功還皆拜為率眾王賜束帛

漢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眾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
人難樓眾九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
僕延眾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眾八
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
入丘力居眾中自號彌天安定王為三郡烏丸元帥寇

畧青徐幽冀四州殺畧吏民靈帝末以劉虞為幽州牧
募胡斬純首北州乃定後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
蹋頓有武畧代立總攝三王部眾皆從其教令袁紹與
公孫瓚連戰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紹擊瓚破
之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為單于英

記曰紹遣使即拜烏丸三王為單于皆安車華蓋羽旄
黃屋左纛版文曰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并領冀州牧
阮鄉侯紹承制詔遼東屬國率眾王頌下烏丸遼西率
眾王蹋頓右北平率眾王汗盧維乃相慕義遷善款塞
內附北捍獫狁東拒濊貊世守北陲為百姓保障雖時
侵犯王畧命將徂征厥罪率不旋時悔愆變改方之外
夷最又聰惠者也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
悉乃心克有勲力於國家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
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之君以侮天慢主是以四海
之內並執干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裔土忿姦憂國控

弦與漢兵爲表裏誠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長蛇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而無聞夫有勲不賞俾勤者怠今遣行謁者楊林齎單于璽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綏靜部落教以謹慎無使作凶作慝世復爾祀位長爲百蠻長厥有咎有不臧者混於爾祿而喪於乃庸可不勉乎烏丸單于都護部衆左右單于受其節度他如故事後樓班大峭王率其部衆奉樓班爲單于蹋頓爲王然蹋頓多畫計策廣陽閻柔少沒烏丸鮮卑中爲其種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丸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尉以安北邊後袁尙敗奔蹋頓憑其勢復圖冀州會太祖平河北柔帥鮮卑烏丸歸附遂因以柔爲校尉猶持漢使節治廣寧如舊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潛軍詭道未至日餘里虜乃覺尙與蹋頓將衆逆戰於

凡城兵馬甚盛太祖登高望虜陣柳軍未進觀其小動乃擊破其衆臨陣斬蹋頓首死者被野速附丸樓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送其首其餘遺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國帥從其侯王大人種衆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爲天下名騎魏畧曰景初元年秋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衆軍討遼東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衆王護留葉昔隨袁尙奔遼西聞儉軍至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獎等詣闕朝貢封其渠帥三十餘爲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

鮮卑魏書曰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丸同其地東接遼水西當西城常以季春大會作樂水上嫁女娶婦髡頭飲宴其獸異於中國者野馬獐羊端牛端牛角爲弓世謂之角端者

也。又有貂狔鬮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為名裘。鮮卑自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不與餘國爭衡。未有名通於漢，而由自與烏丸相接。至光武時，南北單于各相攻伐，匈奴損耗，而鮮卑遂盛。建武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率種人謁闕朝貢，封於仇賁為王。永平中，祭彤為遼東太守，誘賂鮮卑使斬叛烏丸，欽志賁等首於是。鮮卑自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為常。和帝時，鮮卑大都護校尉鹿帥部眾從烏丸校尉任常擊叛者，封校尉鹿為率眾王。殤帝延平中，鮮卑乃東入塞，殺漁陽太守張顯。安帝時，鮮卑大人燕荔陽入朝，漢賜鮮卑王印綬赤車參駕，止烏丸校尉所治，寧下通胡市，築南北兩部質館。受邑落質者二十部，是後或反或降，或與匈奴相攻。擊安帝末，發緣邊步騎二萬餘人屯列衝要。後鮮卑八九千騎穿代郡及馬城塞入，害長吏。漢遣度遼將軍鄧遵中郎將馬續出塞追破之。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等七千餘人詣遵降，封烏倫為王。其至鞬為侯，賜采帛。遵去後，其至鞬復反，圍烏丸校尉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及幽州刺史救解之。其至鞬遂盛，控弦數萬騎。數道入塞，趨五原，擊獊狁，攻匈奴南單于，殺左奧鞬，日逐王順帝。

時復入塞，殺代郡太守。漢遣黎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弩師令教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却之。後烏丸校尉耿曄將率眾王出塞，擊鮮卑多斬首虜。於是鮮卑三萬餘落詣遼東，降匈奴。及北單于遁逃，後餘種十餘萬落詣遼東，雜處皆自號鮮卑。兵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有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書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長之，投鹿侯固不信。妻乃語家，令收養焉。號檀石槐，長大勇健，智畧絕眾。年十四，五異部大人卜賁邑鈔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策騎追擊，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由是部落畏服。施法禁，曲直莫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既立，乃為庭於高柳北三百餘里，彈汗山，啜仇水上。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兵馬甚盛，南鈔漢邊，北拒丁令。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甚廣。漢患之，桓帝時使匈奴中郎將張奐征之，不克。乃更遣使者齎印綬，即封檀石槐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拒不肯受。寇鈔滋甚，乃分其地為中東西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遼接夫餘，貂為東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彌加，闕機，素利，槐頭。從右北平以

西至上谷為中部十餘邑其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寺
 為大帥從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烏孫為西部二十餘
 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為大帥
 而制屬檀石槐至靈帝時大鈔畧幽并二州緣邊諸郡
 無歲不被其毒嘉平六年遣護烏丸校尉夏育破鮮卑
 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鴈門塞三
 道並進徑二千餘里征之檀石槐帥步眾逆擊旻等敗
 走兵馬還者什一而已鮮卑眾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
 食後檀石槐乃案行烏侯秦水廣袤數百里停不流中
 有魚而不能得聞汗人善捕魚於是檀石槐東擊汗國
 得千餘家徙置烏侯秦水上使捕魚以助糧至于今烏
 侯秦水上有汗人數百戶檀石槐年四十五死子和連
 代立和連材力不及父而貪淫斷法不平眾叛者半靈
 帝末年數為寇鈔攻北地北地庶人善弩射者射中和
 連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小兄子魁頭代立魁頭既立後
 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眾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代
 立自檀石槐死後諸大人遂世相襲也步度根既立眾稍衰弱中兄扶羅
 韓亦別擁眾數萬為大人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

與軻比能等因烏丸校尉閻柔上貢獻後代郡烏丸能
 臣氏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
 氏等議以為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
 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
 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眾悉屬比能比能自
 以殺歸泥父特又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文帝踐
 祚田豫為烏丸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
 使獻馬帝拜為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
 眾稍寡弱將其眾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步度根乃使
 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為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怨

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豈與仇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至黃初五年步度根詣闕貢獻厚加賞賜是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彊盛明帝卽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至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鈔并州殺畧吏民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如故步度根爲比能所殺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麾以鼓節爲進退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太祖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丸反比能復助爲寇害太祖以鄆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文帝亦立比能爲附義王黃初二年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

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鬪更相攻
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
騎徑進倚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進討破走
之由是懷貳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
字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爲讐往年攻擊
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
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
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尙知美
水草况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
聞帝帝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彊盛控弦十餘萬

騎每鈔畧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
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太
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壻鬱築鞬部舍爲鞬所
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
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
閻志柔之弟也素爲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卽解圍去後
幽州刺史王雄并領校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
奉貢獻至青龍元年比能誘納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
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并州刺史畢軌遣將
軍蘇尙董弼等擊之比能遣子將騎與尙等會戰於樓

魏志卷三十一
九
煩臨陣害尙弼。至三年中，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邊患。然其種衆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市。太祖皆表寵以爲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爲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爲歸義王，素利與比能更相攻擊。太和二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歸爲王，代攝其衆。

書稱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肅慎

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此。及漢氏遣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諸國，遂置都護以總領之。然後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詳載焉。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國龜茲、于寘、康居、烏孫、踈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畧如漢氏故事。而公孫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天子爲其絕域，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斷東夷，不得通於諸夏。景初中，大興師旅，誅淵，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其後高句麗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踰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慎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觀

諸國采其法俗。小大區別。各有名號。可得詳紀。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故撰。次其國別。其同異。以接前史之所未備焉。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麤大。性彊勇。謹厚。不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犬。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戶皆爲奴僕。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

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褲履革鞮。出國則尚繒繡錦。剡大人加狐。狸。狄。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帽。譯人傳辭。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竊盜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妬。皆殺之。尤憎妬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腐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牲。出名馬。赤玉貂。狄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爲兵。家家自有鎧仗。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作城柵。皆員。有似牢獄。行道晝夜無老幼。皆歌。

通日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為凶合者為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殺人殉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棺無槨

魏畧曰其俗停喪五月以久為榮其祭亡者有生有熟喪主不欲速而他人疆之常諍引以此為節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着布面衣去環珮大體與中國相彷彿也夫餘本屬玄菟漢末公孫

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麗鮮卑疆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尉仇台死簡位居立無適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加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為大使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歲遣使詣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討句麗遣玄

菟太守王頌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季父牛

加有二心位居殺季父父子籍沒財物遣使薄歛送官

舊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

或言當殺麻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為王漢時夫

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

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今夫餘庫有玉璧珪

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為寶者老言先代之所賜也魏畧曰其

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其印文言滅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滅城

蓋本滅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也魏畧

曰舊志又言昔北方有豪離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

錢云後漢書作索離國章休云索或作索蒙蓋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三十一

十一

索之詞又施掩水後漢書
作掩流水

捐之於溷中猪以喙噓之徙置馬閑馬以氣噓之不死
王疑以為天_手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
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
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度魚鼈乃解散追兵
不得渡東明因
都王夫餘之地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
與夫餘接都於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三萬多大山
深谷無原澤隨山谷以為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
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宮室於所居之左右立
大屋祭鬼神又祀靈星社稷其人性凶急喜寇鈔其國
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加主簿優台丞使者
阜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東夷舊語以為夫餘別種言

錢吾雖加後漢書作古雛
大加謂掌賓客之官也優台
下無在字阜作昂

涓奴後漢書作涓奴
下同

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涓
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涓奴部為王稍
微弱今桂婁部代之漢時賜鼓吹技人常從立菟郡受
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於
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
此城為幘溝淩溝淩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
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
古雛加涓奴部本國主今雖不為王適統大人得稱古
雛加亦得立宗廟祀靈星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
雛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阜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

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皂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糧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羣聚相就歌戲無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爲桴京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着幘如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神還於國東上祭之置木隧於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爲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

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壻屋壻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爲卦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有氣力習戰鬪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貊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疆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縣歸咎於句麗

錢云駒當作駒下同

侯駒嚴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於駒。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駒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為下句麗。當此時為侯國。漢光武帝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殤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遼東太守蔡風、玄菟太守姚光以宮為二郡，害興師伐之。宮詐降請和，二郡不進。宮密遣軍攻玄菟，焚燒候城，入遼隧，殺吏民。後宮復犯遼東，蔡風輕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間，復犯遼東，寇新安居鄉。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畧得

錢云後漢書作蔡風

後漢書宮死子遂成立遂成死子伯固立此文疑有脫誤

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嘉平中，伯固乞屬玄菟。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國人便共立伊夷模為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為兄而不得立，與涓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今古雛加駁位居是也。其後復擊玄菟，玄菟與

錢按承祚志作志之時
位宮久已破止不應云
今蓋承舊史之文

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爲王。今句麗王宮是也。其曾祖名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位宮。位宮有力勇，便鞍馬，善獵射。景初二年，太尉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正始三年，宮寇西安平，其五年爲幽州刺史。母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戶

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爲四郡，以沃沮城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六領之東，分置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漢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爲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爲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

錢云漢志作不而

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為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賦，貂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為婢妾，遇之如奴僕。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人性質直彊勇，少牛馬，便持矛步戰，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似句麗。魏畧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婿家迎之，長養以為婦，至成人更還錢畢，乃復還婿。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為數。又有瓦鏹，置米其中，編縣之於槨戶邊，毋丘儉討句麗，王宮奔沃

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三千餘級。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巖深穴中為守備，冬月水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頎別遣追討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

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句麗同。有五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爲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御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隱其前後。以蔽形體。其人不潔。作溷在中央。人圍其表居。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善射。射人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

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自漢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人衆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

滅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爲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淮僭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離結夷服。復來王之。漢武帝伐滅朝。

鮮分其地爲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無大君長自漢已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老舊自謂與句麗同種其人性愿慤少嗜欲有廉恥不請句麗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爲飾自單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自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爲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爲侯今不耐濊皆其種也漢末更屬句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蠶桑作縣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爲寶常用十月節祭天

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祭虎以爲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桓時獻之臣松之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見博物志魏都賦正始六年

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句麗興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詣闕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

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絲布各有長帥大者自名爲臣智其次爲邑借散在山海間無城郭有爰襄國牟水國桑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濱活國伯濟國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者國古離國怒藍國月支國咨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莫盧國卑離國占離卑國臣覺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卑離國古蒲國致利鞠國冉路國兒林國駟盧國內卑離國感奚國萬盧國辟卑離國曰斯烏旦國一離國不彌國支半國狗素國捷盧國牟盧卑離國臣蘇

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如來卑離國楚山塗卑離國一難國狗奚國不雲國不斯濱邪國爰池國乾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戶辰王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報安邪跋支濱臣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其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都尉伯長侯淮旣僭號稱王爲燕亡人衛滿所攻奪

魏略曰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爲

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爲王欲與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說燕燕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爲界朝鮮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

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縮為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澳水及縮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為胡服東渡澳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故中國亡命為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為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眾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也將其

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

魏略曰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

韓氏準王海中不與朝鮮相往來

其後絕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

漢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

魏略曰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右渠不用東

之辰國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戶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來至王莽地皇時廉斯鏹為辰韓右渠帥聞樂浪土地美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為韓所擊得皆斷髮為奴積三年矣鏹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曰可辰鏹因將戶來來出詣含資縣縣言郡郡即以鏹為譯從莽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一戶來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

死鏹時曉謂辰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出辰韓萬五千人奔韓布萬五千匹鏹收取直還郡表鏹功義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時故受復桓靈之末韓滅疆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

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為帶方郡遣公孫模

張敞等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滅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

屬帶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

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

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

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

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

郡崎離營時太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其俗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尸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其葬有棺無槨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珠爲財寶或以綴衣爲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爲珍其人性強勇魁頭露紒如炁兵衣布袍足履革躡其國中有所爲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勇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以丈許木錘之通日嚙呼作力不以爲痛旣以勸作且以爲健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羣聚歌舞飲

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爲蘇塗立大木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無他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尾雞其尾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

下略如裸勢乘船往來市買中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
 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
 馬韓同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
 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各物也各樂浪人為阿殘
 東方人名我為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為
 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國
 弁疑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
 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借邑有已柢國
 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

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奚國弁辰
 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軍彌國弁辰彌烏邪馬國
 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戶路國州鮮國馬延國弁辰狗邪
 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馬延國弁辰瀆盧國斯
 盧國優中國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
 六七百家總四五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
 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為王魏畧曰明其為流移之人
 故為馬韓所制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縑布乘駕
 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
 者飛揚魏畧曰其國作屋橫累木為之有似牢獄也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

乾隆四年校刊

魏畧卷三十一

三十一

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壓其頭欲其褊今辰韓人皆褊頭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其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王其人形皆大衣服絜清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爲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

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鰓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餘

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里官曰兜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壹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略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都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

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爲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爲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絲招頭其衣橫幅

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絲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鵠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籩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蝨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爲持衰若行者吉

善共顧其生日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謂其持衰不謹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柗杼豫樟榘檉投櫃烏號楓香其竹篠簞桃支有薑橘椒蘘荷不知以爲滋味有獼猿黑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爲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坼占

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別人性嗜酒

魏略曰其俗不知正歲四

時但記春耕秋收爲年紀

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

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妬忌不盜竊少爭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親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

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
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畏憚之常治
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
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
王不得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
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爲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
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
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
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見
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

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女王國東渡
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
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
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洲島之上或絕或
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
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
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
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
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
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

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綬撫種人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臣松之以爲地應爲緋漢文帝着皁衣謂之弋絳地縐緋是也此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誤也栗罽十張蓍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正始元年太守弓遵

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齎詔賜金帛錦罽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謝詔恩其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倭錦絳青縑絲衣帛布丹木狝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頎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爲檄告喻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餘步徇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干

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為王國中遂定政
 等以檄告喻壹與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
 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
 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匹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遂衰
 更有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
 哉魏略曰西戎傳曰氏人有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
 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
 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青氏或號白氏
 或號蚺氏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
 也其自相號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國封拜近去建
 安中興國氏王阿貴自項氏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至
 十六年從馬超為亂超破之後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
 千萬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

兩端者置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
 也其太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廣平魏郡所守是
 也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
 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豕牛
 馬驢騾其婦人嫁時着衽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羌衽露
 有似中國袍皆編髮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
 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氏語其嫁娶有似於羌此蓋乃昔
 所謂西戎在於街冀獠道者也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
 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又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亦有
 萬餘落其貴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貴始建武時匈
 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
 東西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郡落稍多有數萬不與東
 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頗有羌雜處
 由本匈奴婢故也當漢魏之際其大人有檀拓死後其
 枝大人南近在廣魏今居界有禿瑰來數反為涼州所
 殺今有劭提或降來或遁去常為西州道路患也燉煌
 西域之南山中從姑羌西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
 葱茈羌白馬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
 里廣狹傳聞黃牛羌各有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
 羌鄰西域諸國漢初開其道時有三十六後分為五十

餘從建武以來更相吞滅於今有二十道從燉煌玉門
 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婁
 轉西越葱嶺經縣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出
 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
 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為中道從玉門
 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
 界戊巳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為新道凡
 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畧說南道西行且志國
 小宛國精絕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戎盧國扞彌國
 渠勒國皮亢國皆并屬於真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
 竺國皆并屬大月氏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
 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
 青如青絲乳青毛蛤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
 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
 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
 于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
 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聞比丘晨
 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
 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
 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畧之如此車離國一名禮惟

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濕暑熱
 其王治沙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擊服
 之其地東西南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
 象橐駝以戰今月氏役稅之盤越國一名漢越王在天
 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
 賈似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中道西行尉梨國
 危須國山王國皆并屬焉者姑墨國溫宿國尉頭國皆
 并屬龜茲也楨中國莎車國竭石國渠沙國西夜國依
 耐國滿犁國億若國榆令國捐毒國休脩國琴國皆并
 屬疏勒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條支烏弋烏弋一名排持
 此四國次在西本國也無增損前世謬以為條支在大
 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為彊於安息今更役屬
 之號為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為弱水在條支西今弱
 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為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
 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大秦國一號犁靬在安
 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
 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
 故俗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遲散
 城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
 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却從安谷城

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經之
烏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廻繞海凡當渡大
海六日乃到其國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東西南北數
千里其王治濱側河海以石爲城郭其土地有松栢槐
梓竹葦楊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有馬騾驢駱
駝桑蠶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
其國無常主國中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其爲王而生放
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
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於中國而安息圖其
利不能得過其俗能胡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爲重屋旌
旗擊鼓白蓋小車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
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
猛虎獅子爲害行道不羣則不得過其國置小王數十
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有官曹文書王有五宮一宮
間相去十里其王平旦之一宮聽事至日暮一宿明日
復至一宮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將每議事一將不至則
不議也王出行常使從人持一韋囊自隨有白言者受
其辭投囊中還宮乃省爲決理以水晶作宮柱及器物
作弓矢其別枝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驢分王曰且蘭王
曰賢督王曰汎復王曰于羅王其餘小王國甚多不能

一一詳之也國出細絲作金銀錢金錢一當銀錢十有
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
或云非獨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蘭絲作織成氍毹
毼毼蜀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
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爲胡綾故數與安息諸國交市於
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山出九色
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
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卽其類
陽嘉三年時疏勒王臣槃獻海西青石金帶各一又今
西域舊圖云蜀賓條支諸國出琦石卽次玉石也大秦
多金銀銅鐵鉛錫神龜白馬朱髦駭雞犀瑇瑁玄熊赤
螭辟毒鼠大貝車渠瑪瑙南金翠爵羽翮象牙符采玉
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琥珀珊瑚赤白黑綠黃青紺縹
紅紫十種琉璃離璆琳琅玕水精玫瑰雄黃雌黃碧五色
玉黃白黑綠紫紅絳紺金黃驪留黃十種氍毹五色毼
毼五色九色首下毼毼金縷繡雜色綾金塗布緋持布
發陸布緋持渠布火浣布阿羅得布巴則布度伐布溫
宿布五色桃布絳地金織帳五色斗帳一微木二蘇合
狄提迷迭堯納白附子薰陸鬱金芸膠薰草木十二種
香大秦道旣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阯七郡外

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論
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畧如此。其人民戶數不能備
詳也。自葱嶺西。此國最大。置諸小王。甚多。故錄其屬大
者矣。澤散王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
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詣大秦
都。不知里數。驢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
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
南行。繞海直西行。且蘭王屬大秦。從思陶國直南渡河
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道出河南。乃西行。從且蘭復
直西行之。汜復國。六百。南道會汜復。乃西南之賢督
國。且蘭汜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
真珠。且蘭汜復斯賓阿蠻。北有一山。東西行。大秦海東
東各有一山。皆南北行。賢督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汜
復六百。里。汜復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於羅三百四十
里。渡海也。於羅屬大秦。其治在汜復東北。渡河從於羅
東北。又渡河。斯羅東北。又渡河。斯羅國屬安息。與大秦
接也。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
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
王母西有脩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屬繇國。月
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西之極矣。北新道西行東

至且彌國。西且彌國。單桓國。畢陸國。蒲陸國。烏貪國。皆
并屬車師。後部王。王治於賴城。魏賜其王壹多。雜守魏
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轉西北。則烏孫。康居。本國無
增損也。北烏伊別國。在康居北。又有柳國。又有巖國。又
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
康居接。其國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羈屬康
居。今不屬也。呼得國。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
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有貂。堅昆國。在康居西北。勝
兵三萬人。隨畜牧。亦多貂。有好馬。丁令國。在康居北。勝
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皮。此上三
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
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
八千里。或以爲此。丁令。卽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
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渾窳國。有屈射國。有
丁令國。有隔昆國。有新梨國。明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
此非烏孫之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脛國。
其人音聲似鴈。驚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
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馬其爲人。勇健敢戰也。短人國。
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
遠。康居長老傳聞。常有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魚

委元卷三十一
三十一
參議曰俗以爲營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知四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今汎覽外夷大秦諸國猶尙曠若發蒙矣况夫鄒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測度乎徒限處牛蹄之涔又無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以迅游載驟裹以遐觀但勞眺乎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

魏志卷三十

魏志卷三十考證

烏丸故得擅漢南之地○

臣浩

按漢南疑當作漢南蓋

就彼言之漢以南也下皮是邊陲差安漢南少事誤同

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注悉禿頭以

爲輕便○禿一本作髡何焯曰按說文髡字注云大

人曰髡小人曰髡

又注父兄死妻後母執嫂○執後漢書作報下同

又注俗識鳥獸孕乳時以四節○後漢書作以別四

節多別字

又注能刺韋作文繡織縷瓊瑁○瓊瑁後漢書作甦
甦無縷字

又注烏丸大人郝且等○且北宋本後漢書俱作且
又注漁陽烏丸大人欽志○後漢書欽作歆

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臣龍官按據上

文則難下當有樓字照注則難字宜衍
後樓班大峭王率其部衆○元本作後難樓及峭王率
其部衆

憑其勢復圖冀州○元本作借兵欲復圖冀州
太祖登高望虜陣柳軍未進○柳疑作抑

鮮卑注東接遼水西當西城○元本西城作西域

又注常以季春大會作樂水上○後漢書作以季春
月大會於饒樂水上注云水在今營州北

又注而由自與烏桓相接○由字宜衍
又注築南北兩部質宮○質宮元本作質館

又注嘉平六年遣護烏丸校尉夏育破鮮卑○臣明
楷按嘉平疑當作熹平此叙靈帝時事嘉平乃本書

齊王芳年號也

又注乃按行烏侯秦水○烏侯後漢書作烏柔

又注聞汗人善捕魚○汗人後漢書作倭人下有倭

人國

夫餘有豪民名下戶皆為奴僕○名毛本宋本俱作民抑有似也注王疑以為天子也○太平御覽天子作天

生

又注南至施掩水○後漢書作施瀉水

濊朝鮮侯准僭號稱王○淮後漢書作準

不請句麗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請疑當作諳

韓瀆活國○活宋本作沽

支半國○宋本支作友

莫盧國○

臣良裘

按馬韓有兩莫盧國疑有一重出或

有訛字

四時朝謁注辰鏹因將戶來來出詣含資縣○辰鏹辰

字來出來字疑皆衍

又注乃出辰韓萬五千人牟韓布萬五千匹○牟韓

疑作弁韓

弁辰亦十二國○此弁辰疑作弁韓下別有弁辰

豈常也哉注魏畧曰西戎傳曰○上曰字衍

又注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為新道○新道毛本

作西道

又注精絕國○毛本作絕精國

又注髮青如青絲乳青毛蛤赤如銅○世說注作髮
如青絲爪如銅

又注復立者其人也○世說注復立作復豆

又注一名漢越王在天竺東南○王各本俱誤作正

今從宋本作王

又注烏弋一名排持○北宋本作排特

又注度伐布溫宿布○毛本作度代布溫色布

魏志卷三十考證



又注... 如青... 瓜如... 銅

如青... 瓜如... 銅

又注復立... 其六也... 世... 注復... 立作復...

又注... 一名... 漢... 趙王... 在天... 然... 未... 前... 王各本... 領... 作...

今從宋本... 作...

又注... 鳥... 式... 一名... 排... 持... 北... 宋本... 作... 排... 持...

又注... 然... 依... 有... 宿... 布... 也... 毛... 本... 亦... 長... 代... 布... 置...

又注... 考... 證...

